隸經文

隸經文卷第三

甘泉江藩著

祧廟說

漢書王舜劉歆廟制議奏引王制穀梁傳爲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又曰宗不在數中與韋元成二昭二穆文武世室與大祖廟而七之說異文武世室見於禮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又見於春秋穀梁傳文公十二年世室屋壞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

室也世世不毁也舜歆旣據穀梁傳以孝文孝武爲不毁之廟何以不言文武世室而曰三昭三穆也葢歆引王制三昭三穆之文而文武世室卽在其中不變文言世室矣後人惑於王肅之邪說於三昭三穆之上又加文武世室與大祖之廟而九後人謂肅本歆說弗思甚矣惟朱子不惑邪說其論祧廟之制曰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大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大祖之廟至穆王

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朱子言七廟迭毁之制甚詳而言廟制則誤宗廟之制左昭右穆皆南向禘祫之祭則大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朱子誤以禘祫主位爲廟制耳又謂有七廟之後穆之祧主藏於文世室昭之祧主藏於武世室不復藏於大廟此申鄭康成之說以黜難鄭者孔穎達王制疏

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鄭注祭法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賈疏后稷廟不名祧者以有大祖廟名故稷不名祧也公彥又云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

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則足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公彥惑於王肅之說不明七廟之義但舉奄八人之事以破之不若朱子直舉七廟二祧之文而肅之說不攻自破矣惟云七廟已備之後先公之主不復藏於太廟為異鄭云藏於文武之廟者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二廟在親廟之中故不言世室也朱子以賈疏不以后稷之廟為祧於義難通乃斷為七廟已備之後先公先王之主分藏於二世室之內所以名二祧此欲通鄭君之義而未暢其旨爾竊謂祧有二義當祧不毀之廟謂之祧廟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是也藏毀廟之主亦

謂之祧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是也在四屬之中者謂之親廟在四屬之外者謂之遠廟后稷廟文武世室在四屬之外非遠廟乎遠廟卽祧廟不得云違經正文也守祧之職守后稷廟先公之祧主文武廟先王之祧主二祧者指祧主言之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爲一祧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爲一祧是爲二祧安得有三祧乎朱子以鄭注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而不言后稷廟之遷主乃誤會鄭以七廟已備以後之制釋經遂曰不藏於大祖之廟以附會之耳殊不知先公之主不入子孫廟也

藪說

藪者三分轂圍去一以爲藪圍轂圍三尺三寸考工記所謂以其圍之阞捎其藪也注捎除也阞三分之一也鄭司農藪讀爲蜂藪之藪謂空壺中也元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菑者也蜂藪者猶言趨也藪衆輻之所趨也戴太史釋車轂空壺中所以受軸謂之轑自注急就篇輻轂輨轄轑軝轑顏師古注轑者轂中之空受軸處也又曰轑謂之藪自注轑藪語之轉後人誤以爲三十輻所建非也輻菑所入謂之鑿不謂之藪鄭注令輻廣三寸半記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則鑿亦深三寸半也其圍徑與藪

不合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輻注轂
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内九寸半輻外
一尺九寸併之得三尺二寸大穿在内小穿在外則
賢深九寸半軹深一尺九寸也轂中餘三寸半在賢
軹之間其外乃置輻之處即所謂衆輻所趨之藪也
轂三尺二寸徑一尺零六六六六六二賢圍一尺九寸
二徑六寸四參分轂圍去一以爲藪圍藪圍一尺零
六六六六二徑三寸五分五五三小於賢徑轂徑一尺
零六六六六六二去藪徑三寸五分五五二三餘七寸一
分一一五中詘之三寸五分五五七五鑿深三寸半
則藪圍五釐五七五五之外置鑿其内受軸即釋車所

謂受軸也藪在轂中其徑小於賢弱於軹如壺蘆之

東要即司農所謂空壺中也

軹說

記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鄭注鄭司農云軹轊也又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賢大穿也軹小穿也輪人職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注元謂軹轂末也夏官大馭右祭兩軹注故書軹爲軒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軹謂兩轊也或讀軒爲簪笄之笄戴太史東原釋車轂末小釭謂之軒云小釭者卽鄭注几大小穿皆謂金也蓋以轂末謂之軒軸末謂之轊如上所引軹字皆當作軒說文無軒字讀爲簪笄之笄則作笄

字亦無不可𨊻說文軎字之重文軎說文車軸端也
軹車輪小穿也後鄭以軹爲轂末與前鄭不同大馭
謂軹爲𨊻乃杜子春之言康成皆不從其說輿人職
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注軹輢之植者衡者也與
轂末同名此乃輢內之軹非轂末之軹然則軹有二
一爲輢內之軹一爲小穿之軹軸末則謂之𨊻不得
謂之軹也

弱說

弱廣三寸半所以沒鑿菑必更小於弱然後能入三寸半之鑿若菑與鑿相等則不能入鑿矣記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承上文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也此又以近股之弱爲輻以沒鑿之處爲弱合言之輻也分言之輻也弱也康成曰弱菑也者合言之菑也分言之菑也弱也

股骹說

輪人職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又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老子三十輻共一轂輪人職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注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骹謂近牙者也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牙圍尺一寸記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按漆者實七寸三分三三三一二一不漆者三寸六分六六六并之始合牙圍尺一寸之數記又云椁其漆內而中詘之

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注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鄭司農云椁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按轂長三尺二寸圍與長等因圍以求其徑實一尺零六六六六二賈疏上經不漆者外內面各一寸則兩畔減二寸故漆內有六尺四寸也六尺四寸去轂徑一尺零六六六六六二餘五尺三分三三三二中詘之輻長二尺六寸有奇入轂之菑入牙之蚤不與焉又鄭注輻廣三寸半則輻廣三寸五分長二尺六寸有奇也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賈疏假令輻除入轂之中其長三尺則殺一尺以向牙按參分其輻之長而殺

其一者謂股圍也非轂圍也故下云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轂圍股近轂轂近牙公彥以爲向牙誤矣輻長三尺六寸六分參分去一以爲股圍股圍一尺七寸七八方徑四寸四分四參分股圍去一以爲轂圍轂圍一尺一寸八五三二方徑三寸九分六三也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令輻廣三寸半輻乃總名分言之菑也弱也股也骹也蚤也合言之輻也令輻廣三寸半者謂弱也弱者謂弱於股也太史所圖之輻弱股不分失之矣

較說

鄭康成周官考工記注較兩輢上出式者賈公彥疏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鬲也言兩輢謂車相兩旁監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輢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於輢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云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者以其前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此隧之半二尺二寸故爲五尺五寸按左氏昭公十年傳云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彼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軫至

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葢天子與其臣乘重
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或可服
君誤彼注服虔注也故云服君後漢書輿服志天子
五路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注鄭衆曰太常九
旗之畫日月者鄭元曰七尺爲仞天子之旗高六丈
三尺又曰龍旗九斿七仞齊軫鳥旟七斿五仞齊較
則七仞齊軫諸侯所建也五仞齊較大夫所建也服
君左傳注斷三尺者斷旗之三尺也式崇三尺三寸
較崇二尺二寸去三尺至較是二尺五寸也賈君據
禮緯言三尺之較者葢言斷三尺之較也與禮制不
合據賈君之說豈天子與卿士之較崇六尺歟豈倍

於三尺故言重較與諸侯七仞四丈九尺也大夫五仞三丈五尺也所謂齊軨齊較皆言旗之下與軨較齊耳賈君之說雖未明晰與毛傳重較之說合戴太史釋車注曰左右兩較望之而重故衛風曰猗重較今毛傳重較卿士之車因詩辭傳會爾非禮制也竊謂毛傳必有所據其制不傳耳未可漫云傳會也說文解字無較字當作較較車騎上曲銅也李善文選注徐堅初學記引說文騎作輢銅作鉤又說文解字輒車耳反出也崔豹古今注車耳重較重耳晉文公名取此爲義應劭漢書注車轓爲輒以簟爲之或用革所以屏蔽塵泥也又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

塵泥也則車耳反出謂之輒重耳謂之重較矣雖重
耳之制無明文可證然亦毛傳之一證也總之舊說
不傳學者於此闕疑焉可也

軓軷軫說

說文軓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軓周禮作前侯侯俗本誤爲疾邢昺論語疏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叔重作軓者所見本異也輈人職軓前十尺前鄭云軓謂式前也書或作軋軋卽說文範字省竹耳說文軷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既祭軷轢於牲而行爲範軷詩曰取羝以軷範範軷也从車笵省聲讀與犯同轢車所踐也夏官大馭及犯軷讀與犯同故作犯注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又詩家說曰將出祖道

犯軷之祭也說與說文同則所謂軓者乃封土爲山
也康成訓軓爲法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樹持
車正也卽所謂任正也戴太史曰鄭以輢式之所樹
三面材爲軓又以軓爲任正者如其說宜記於輿人
今輈人爲之殆非也詩毛傳陰揜軓也由輈以上爲
軓鄭箋軓在式前垂輈上渡深水者必濡陰軓釋名
陰蔭也橫側車前以蔭笭也笭卽軨字軨說文車轖
閒橫木𨌥說文車橫軨也周禮曰參分軹圍去一以
爲𨌥圍𨌥康成曰式之植者衡者也則𨌥之在式猶
軹之在輢一衡二植外揜以版版卽軓也故毛傳曰
揜釋名曰陰戴云累呼之曰揜軓如約轂革直曰軝

衆呼之曰約軧又云輈衡軸皆任木任正者輈也衡任者軸也衡也此先發其意下文乃舉其制記中文體若是多矣輿下之材合而成方通名軫故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鄭注專以輿後橫木爲軫以輈式之所樹三面材爲軓非也此說最爲明晰下云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軸長出轂末而以軫間爲度軫間六尺六寸則可知輿之左右前後木合成方形者謂之軫矣白虎奏議王者仰則觀天俯則察地爲輿紋之道若但在車之前後則軫不方其所謂象地者安在哉記加軫與轐焉康成曰軫輿也輿方象地故云軫輿也是康成亦以左右前後木爲軫記云六

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注軫輿後橫者也葢前軫在
式下左右軫在輢下獨後軫全體在外易於比例舉
一以知三耳記又云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注軫輿後
橫木戴云康成以軫爲輿後橫木者失其傳也太史
之說殆未深攷歟

軸說

軸圍一尺三寸二分圓徑四寸四分賢徑六寸四去金厚一寸則四寸四分矣軹徑四寸二分六二去金厚一寸則二寸二分六六二矣藪徑三寸五分五一二令軸徑四寸四分可以入四寸四分之賢斷不能入二寸二分有奇之軹所謂軸圍者葢入賢九寸半之軸也其入藪三寸半之徑必小於入賢之徑其入軹一尺九寸之徑必更小於入藪之徑故補注曰軸之兩端入轂中稍削之是也至兩轂内之軸卽任輿之六尺六寸則又爲方徑置輈矣故補注曰軸横輿下以任輿卽所謂衡任者是也軸總名也分言之衡

任也轉也兩轂內六尺六寸衡任六尺六寸總計軸之長一丈三尺二寸康成曰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并六尺四寸并之一丈三尺也此言成數於下云旁減軓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几丈一尺六寸者則又減承輿與軓內之一尺四寸耳

軓後說

記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踵圍七寸六分八方徑一寸九分二當免之方徑三寸六分踵圍小於當免之圍一寸八分八康成曰踵後承軫者也以此推之輿底板當在軫一寸二分八釐之上軫下出一寸二分八釐必上屈一寸二分以承後軫而輈入輿四尺四寸當前軫之處亦必刻爲乚形以承前軫下出之一寸二分八釐其形如戈戟之胡卽記胡三之之胡也若不刻爲胡形以承前軫則輿必前仰後底大杌不安矣是以禮謂之前疾亦謂之胡也叔重所引周禮之立當前軓者卽疾胡也然則軓有二一爲揜

板一爲矦胡也㩜陰之軓从車凡聲矦胡之軏从車
笵省聲所謂祭軓則兼輈者其此之謂歟戴太史釋
車輈出軓前穹而上者謂之胡穹而上者乃撓曲之
象非矦胡之謂也

相說

詩毛傳箱大車之箱也箱相古字通賈公彥曰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鬲也言兩輢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輢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於輢上二木相附據此則較在軫上如軹之在輢所謂相者豈撩版與太史所圖之較與輢無異釋車又曰大車之較謂之牝服其內謂之箱賈公彥車人疏牝服謂車較卽今人謂之平鬲皆有孔內軨子於其中而又向下服故謂之牝服也軨卽轜字說文轜楯閒子也楯闌檻也賈君所謂平鬲者若今窗櫺然矣蓋較似闌檻相似窗櫺賈君之說是也徇書

大傳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注如今窗車也左傳
陽貨載葱靈葱靈窗櫺音之轉古今字也據此古時
士乘役車不得爲窗櫺也大史所圖其役車之制歟

膚寸說

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何邵公注側手爲膚案指爲寸鄭君注禮皆本傳文儀禮鄉射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注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賈公彥疏曰投壺云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謂布四指一指一寸四指則四寸引之者證握膚爲一謂刊四寸也禮記投壺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繹鄭君注義膚通作扶訓爲鋪也考說文解字膚乃籀文臚字本訓爲皮引申爲臚列之義鋪四指

者臚四指也膚與扶以音同而通也訓爲鋪者音同而義亦同矣何注側手爲膚側手覆手也玉藻君不覆手不敢飧謂側覆其手以循咡邊污著之殺粒也葢呂手接物不覆手則不能按故曰按指爲寸言按指者足成上文爾凡度物之廣覆手鋪四指則知廣之數矣如室中五扶二尺也堂上七扶二尺八寸也庭中九扶三尺六寸也度物之長以手之四指握其物則知長之數矣如箭籌尺有握以四指握其本則知本爲四寸通計其長則一尺四寸也禮宗廟之牛角四寸是以王制云宗廟之牛角握也四指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然人之小指必小於三指不能

及寸所謂四寸者約其大分言之耳

握素說

儀禮鄉射記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杜佑通典引此文作刊本一云膚荅素一名膚今注疏本奪云字耳記又云楚朴長如笴刊本注刊其可持處禮記投壺算長尺二寸注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算長尺有握握素也孔賈二疏皆不言握素之義後儒習禮經者亦置而不論竊謂射禮之箭籌即投壺之算皆計獲之籌也籌與朴皆刊本其形如矢故曰如笴笴矢之幹也籌朴之制與矢同第無鏃羽耳是以鄭君投壺注訓籌爲矢也投壺曰矢以柘若棘毋去皮注取其堅且重也

據此則所謂素者於握處四寸去其皮取其光澤故謂之素說文解字曰素白緻繒也从糸𠂹取其澤也是籌朴之制於本之四寸刋去其皮使滑澤不觸手所以刋本一名握素又名膚者則指四寸言之矣素亦訓爲本文選王子淵洞簫賦惟詳察其素體兮李善注方言曰素本也是竹木之本皆可謂之素與鳥之羽白如素繒其形下𠂹故𥿡从糸𠂹也方言𦐂訓本也郭璞注今以鳥羽本爲𦐂義取之此

六甲五龍說

說文解字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段丈懋堂注六甲者漢書日有六甲是也五龍者五行也水經注引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迹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五行神鬼谷子盛神法五龍陶注曰五龍五行之龍也許謂戊字之形像六甲五行相拘絞也戊字五畫有五龍之形而無六甲之象豈可謂象六甲邪且戊字象形之義何以必取五龍又何以必言六甲邪段丈求其說而不得乃引水經注鬼谷子漫衍支離通可以已也予謂天數五地數五自甲至戊其數五居十之中漢書律歷志五六者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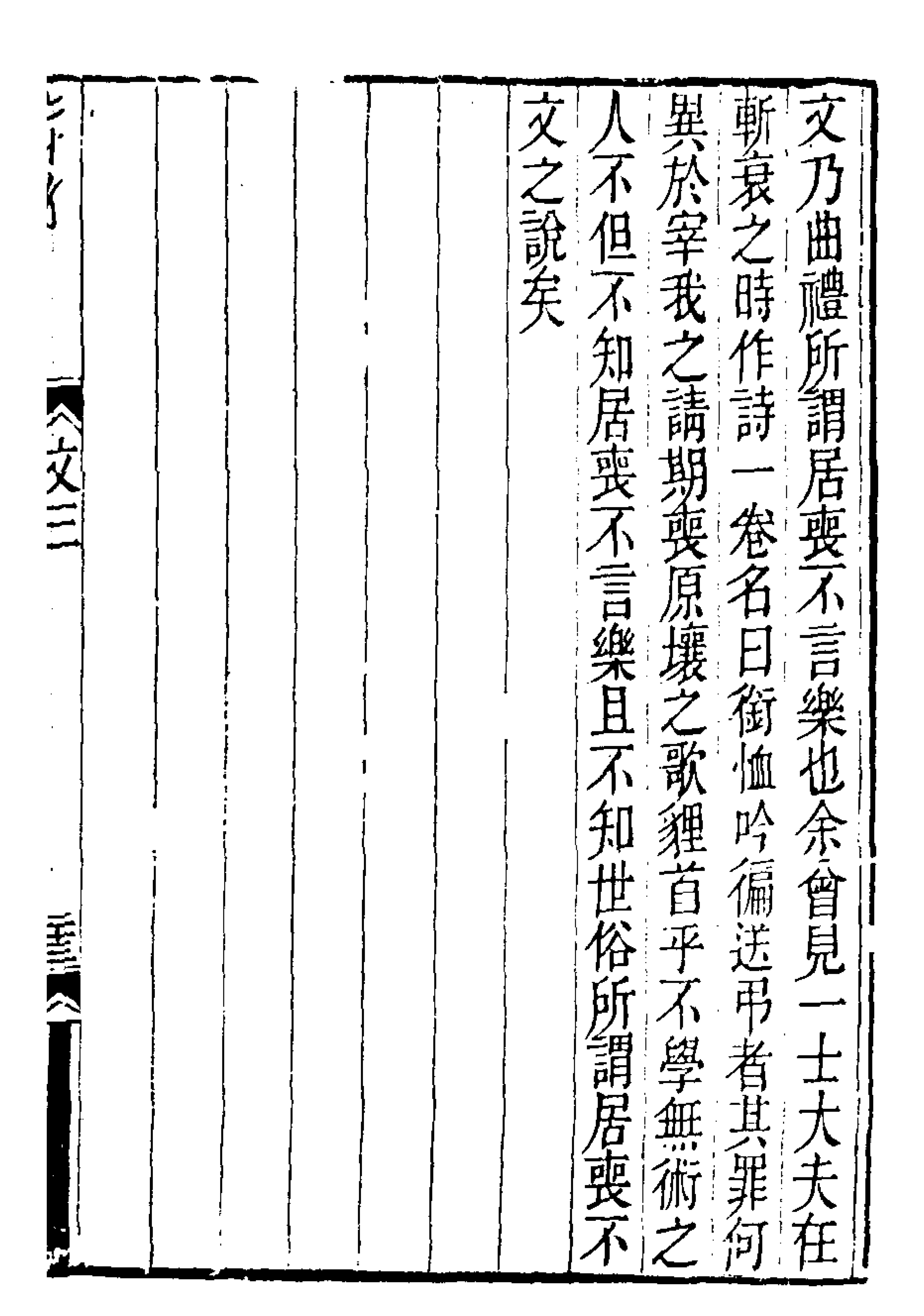
地之中合故曰戊中宫也以天幹加地支爲六甲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也天幹數十地支數十二天幹之五行皆二身分陰陽如甲爲陽木乙爲陰木是已地支五行金木水火皆二身惟土有四身辰戌丑未是已葢土分王於四季辰春之季月也未夏之季月也戌秋之季月也丑冬之季月也辰屬春與蒼龍合德所以辰之禽星爲龍也五龍者五辰也六甲之中惟甲午旬無辰是旬有六甲六甲之中惟有五辰辰爲龍故曰六甲五龍也漢書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曰六甲之中惟甲寅無子故有五子同此例也無子之無古人謂之虚今人謂之空矣天幹中

央戊己龍之象不屬之己而屬之戊何哉六甲甲子爲旬首甲子旬有戊辰六甲中無己辰此龍之象不屬己而屬戊者職是故與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之義雖童子能言之自劉向校定之古五子十八篇亡而世之經生文學有皓首而不能通其說者矣

居喪不文說

近日士大夫居喪不爲詩文謂之居喪不文以爲知禮殊不知禮經之言不文者非此之謂也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非臣下也鄭康成注言不文者謂喪事辨所不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指士民也葢天子諸侯卿大夫居喪不言不言國事耳天子諸侯之喪禮有百官有司在卿大夫有家臣在不言而喪事行無失禮之愆至士民之喪事則必言而後事行但不文飾其辭爾喪大記所謂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也既夕禮非喪事不言鄭康成注不忘所以

為親若杖而起者不言喪事是為忘其親乎然三年不言者亦非三年之中絕無一言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雜記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天子諸侯大夫士卒哭受服之後斬衰之喪唯而對矣齊衰之喪對而言矣喪大記所謂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也古人言喪事而不文飾其言豈謂詩文哉今人之詩文合宮咀商與古之樂章無異古人小功尚不及樂況父母之喪邪居喪不為詩文非言不



文乃曲禮所謂居喪不言樂也余曾見一士大夫在斬衰之時作詩一卷名曰銜恤吟徧送弔者其罪何異於宰我之請期喪原壤之歌貍首乎不學無術之人不但不知居喪不言樂且不知世俗所謂居喪不文之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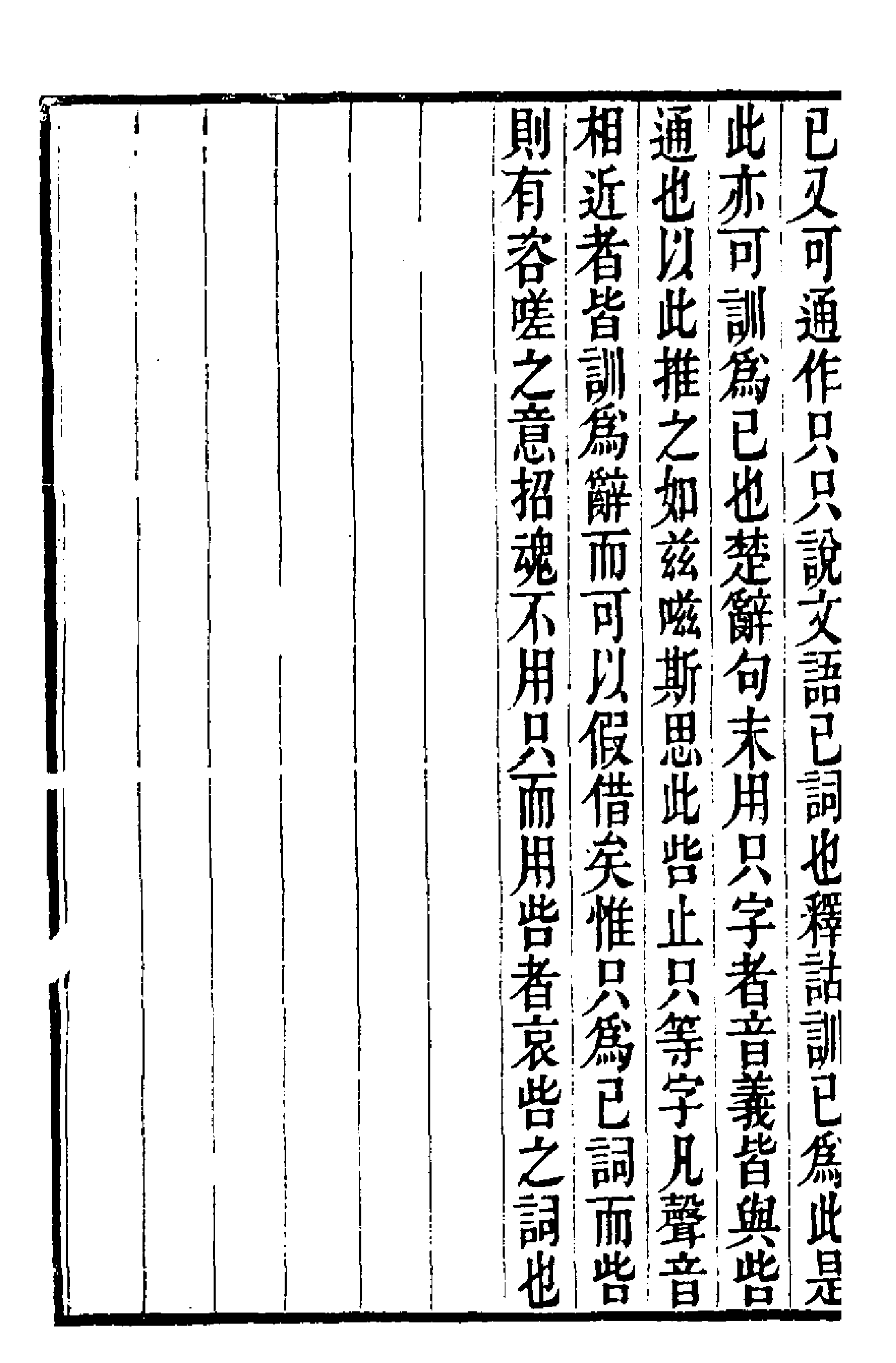
隸經文卷第三

隸經文卷第四

甘泉江藩著

釋止

詩草蟲亦既見止傳止辭也與小雅采薇作止同義說文解字此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此从止爲會義止與此音相近亦可通作止所以段丈懋堂云釋詁已此也互相發明於物爲止之處於文爲止之詞是也亦通作呰呰此呰乃呰之僞體爾雅呰此也釋文曰郭音呰玉篇廣韻呰此也可證呰爲呰之正體楚辭招魂句末用呰字與此止同義爾又可通作斯斯呰爾雅皆訓爲此斯又通作思詩漢廣不可求思是



已又可通作只只說文語已詞也釋詁訓已爲此是
此亦可訓爲已也楚辭句末用只字者音義皆與呰
通也以此推之如兹嗞斯思此呰止只等字凡聲音
相近者皆訓爲辭而可以假借矣惟只爲已詞而呰
則有咨嗟之意招魂不用只而用呰者哀呰之詞也

釋車制尺寸

輪人牙記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注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記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參分牙圍而漆其二者徑一以開三也密法漆者七寸三分三三三一二不漆者三寸六分六六六併之得牙圍尺一寸注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

轂記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注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漆內六尺四寸者賈

公彥疏上經不漆者內外面各一寸則兩畔減二寸
故漆內有六尺四寸也藩謂轂長三尺二寸圍三尺
二寸圍徑一尺零六六六六二
藪記以其圍之防捎其藪注捎除防三分之二也元
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藩謂藪圍一尺零六分
六六六五圍徑三寸五分五五五五五
賢軹記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
元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
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藩謂賢圍二尺五寸
六徑八寸五分三二一而物圍一尺二寸八分徑四寸二
分六二一注又云大穿當尺五分轂長去二一去二一則得六

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令大小穿金厚

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

二寸十五分寸之四藩謂令大小穿之令今本作今

誤戴君辨之見考工記圖賢薗一尺九寸二徑六寸

四去金厚一寸上下各二寸則賢徑四寸四分軹薗

徑四寸二分六二去金上下二寸則二寸二分六六

二也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轂

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

一尺九寸藩謂併之三尺二寸也

鑿記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鄭注令輻廣三寸半

則鑿深亦三寸半也

弱記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弱沒鑿之處廣三寸半

股骹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股圍一尺七寸七八方徑四寸四分四五骹圍一尺一寸八分五三三徑二寸九分六三三

綆記參分寸之二綆出隆三分有奇

達常記圍三寸注圍三寸徑二寸也

桯記桯圍倍之六寸注圍六寸徑二寸記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桯卽杠也注杠長八尺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

部記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長二尺注廣謂

徑也部厚一寸記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注

枚一分

弓鑿記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

有半下直二枚鑿一枚戴君曰鑿上下合六分並鑿

空四分共一寸也補注弓鑿外大內小外縱橫皆四

分內縱二分橫一分下直者對上迤為言鑿下外內

同四分鑿下外二分內四分加部尊焉

弓記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

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注與廣六尺六寸兩轂并

六尺四旁減軓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

也賈疏旁減軓內七寸者七寸以承輿故旁減軓內

七寸蓋謂六尺六寸之輿先減輿內七寸餘五尺九寸又以并兩轂六尺四寸得一丈二尺再減軓內七寸總得丈一尺六寸也注又云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六尺倍之得丈二尺也并部廣六寸丈二尺六寸也注六尺之弓者近部二尺四尺爲宇曲

股蚤記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注以弓鑿之廣爲股圍則寸六分也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藩謂鑿廣四枚枚一分并之寸六分也股徑五分三三三一蚤圍一寸零六六九徑三分五五六一

尊記參弓長以其一爲之尊注尊高也六尺之弓上

近部平者二一尺爪末下於部二一尺二一尺爲句四尺爲

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藩謂尊卽近

部二一尺也二一尺爲句四尺爲弦弦自乘得弦實丈六

尺句自乘得句實四尺以句實除弦實餘丈二尺爲

股實所謂股十二也開方除之股長三尺四寸六分

所謂面長三尺幾半也

輿人輪輪崇六尺六寸記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

參如一謂之參稱車車廣六尺六寸

衡衡長六八尺六寸高八尺七寸衡頸之間七寸

隧記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注兵車之隧四尺四寸

式記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兵車之

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一在前一尺四寸六分六六六二二在後二尺九寸三分三二四記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廣車廣也式高三尺三寸

較記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較崇二尺二寸注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較崇二尺二寸式崇三尺三寸并之五尺五寸即輿之崇也

軫記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注兵車之軫圍尺一寸因圍以求方徑徑二寸七分五

式記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注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藩謂式圍七寸三分三三三三方徑一寸八分三三三三一

較記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注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藩謂圍四寸八分八八八方徑一寸二分二二三

軹記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注兵車之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藩謂圍三寸二分五九二五方徑八分一四八一二五

轛記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注兵車之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藩謂圍二寸一分七二八三方徑五分七六一

輈人輈記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轅曲中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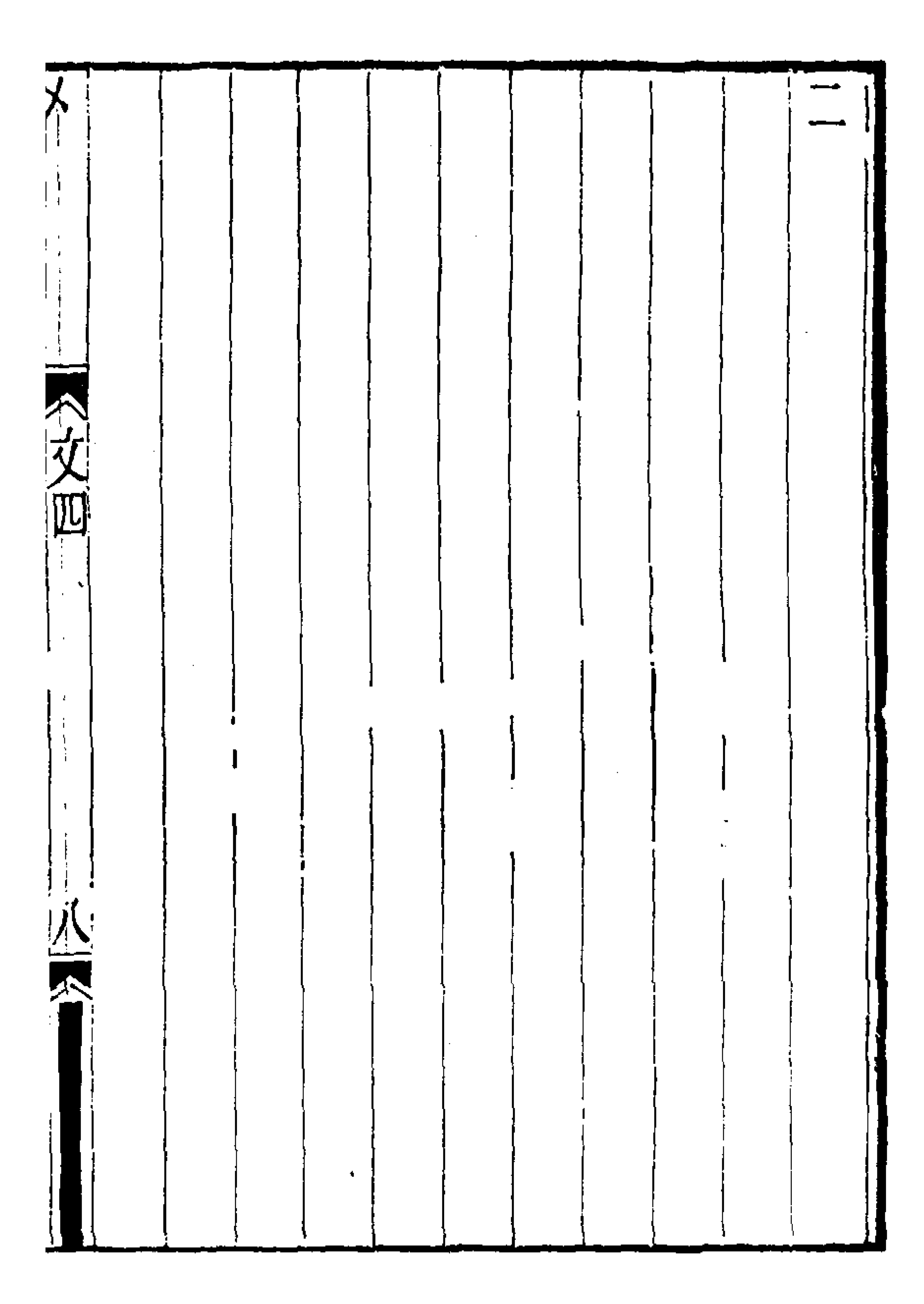
有三加軫與轐七寸又并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
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記田馬之輈深四尺注
田車軹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輈深而七尺一寸半今
田馬七尺衡頸之間亦七寸則軫與轐五寸半則衡
高七尺七寸記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注輪軹與
軫轐大小之減率寸半也則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
軫與轐四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今駑
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間亦七寸
策記軓前十尺而策半之半之五尺也鄭注十或作
七合七爲弦四尺七寸爲句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
尺爲弦自乘得弦實四丈九尺四尺七寸爲句自乘

得句實二丈零九寸以句除弦得二丈八尺一寸爲股實開方除之得方五尺三寸馬高八尺不容馬故云股則短矣

任正記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注輈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一藩謂并十尺與四尺四寸爲輈之長是輈長丈四尺四寸矣十分之一尺四寸四分則任正之圍一尺四寸四分也圓徑四寸八分

衡任記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注衡任者謂兩軛之閒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藩謂五分其長者衡長六尺六寸五分之取其一

爲衡任之圍也圍一尺三寸二分方徑三寸三分
軸記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注軸圍亦一尺
三寸五分寸之二與衡任相應藩謂軫間六尺六寸
也軸圍亦一尺三寸二分圓徑四寸四分
當兔記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注輈
當伏兔者也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
應藩謂圍亦一尺四寸四分方徑三寸六分
頸記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注圍九寸十五分
寸之九藩謂頸圍九寸六分圓徑三寸二分
踵記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注圍七寸七十五
分寸之五十一藩謂圍七寸六分八方徑一寸九分



釋由

說文解字弓部𢎘木生條也从弓由聲商書曰若顚木之有𢎘枿案說文無由字而从由聲之字不下數十或謂當作卤蓋因中尊之卣有由聲也然卤與由字形不同卤之不可爲由顯然矣艮庭先生欲盡改說文从由聲之字爲从𢎘省聲段丈楙堂云若欲改爲𢎘省聲則𢎘从由聲又何說也余謂此言是也蓋許書奪由字耳阮賜卿問曰如先生之言由爲說文奪字而由字於六書之義安在乎荅曰此甲字之倒文同倒子爲𠫓之例象形也易解卦彖傳曰百果草木皆甲宅禮月令其日甲乙鄭注時萬物孚甲因以爲

日名甲孚甲也字象草木枝條出地之形其字當作𠁧上丨象出地之枝條下〇象根宅之孚皮也草木枝條皆以自出所以由訓爲從爲自矣問曰於文何證曰漢書三統厤孳萌於子細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已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以孳訓子以細訓丑以引訓寅以冒訓卯此同義同音互爲訓也豈獨於甲而不然耶文當作出𠁧於甲由之合音爲調調轉爲卣卣轉爲㮚㮚轉爲治治轉爲甲此乃由入聲轉

平非由平聲轉入也合韻有遠近之別此爲遠合卽古所謂類隔也若作出甲於甲則無所謂互訓於例亦自相抵捂矣問曰出甲於甲不符互訓之例然申堅於申又何說乎曰申堅於申乃神堅於申之壞字說文申神也與示部神字訓天神引出萬物同義比類會通又何疑於甲非由字之誤哉問曰由誤於甲既聞命矣然甲隸作甲篆作[篆]何以說文由字不作[篆]而作由耶曰今有漢瓦當文上畫二鹿下篆書甲天下三字可知漢時篆書已有甲字[篆]可爲甲則[篆]可爲由矣或者許書作[篆]後人改爲由抑或許書本有甲字亦未可知也

原名

天造草昧萬物無名黃帝正名百物以明命祭法使民衣服有章鄭注是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孔疏夫名者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敎訓正俗非名不備分爭辨訟非名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名不定正其名則辨上下定民志而天下治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而天下亂名命也許氏說文天以四德與人名之曰性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散名之在人者也荀子正名篇凡民雖有恆性然民者瞑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瞑之爲言冥也毛詩箋

冥冥無知詩正義其生之性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見深察名號古聖王起而率其所以然之性而教養之名之曰禮畫經界使之樹藝名之曰井田則共財祭法矣設庠序使之絃誦名之曰學宮則明倫矣覺民之瞑而天下後世治所以黃帝之壽極之三百年也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正名篇刑名從商墨家者流也墨翟著書作辨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形名晉書魯勝傳施龍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為非楊倞荀子注創為馬非馬指非指堅白石臧三牙之說以亂形名古之法家用名以明罰飭法為大理之首

章（深察名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漢書藝文志）難矣哉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從諸夏之成俗曲期儒家者流也孔子作春秋必先正名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有散名有凡號（深察名號）號名之大者也何謂散名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凡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尹文子）何謂凡號祭祀之號祠礿嘗烝田獵之號苗蒐狩獮是也號莫大於深察王號

之大意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謂之王王者皇也方也匡也黃也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正直而方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無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

君之號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原也權也溫也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爲不立所爲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

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眞非其眞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眞物也名之爲言眞也故凡百譏有黜黜者各反其眞則黜黜者還昭昭耳深察名號正名號乾坤定貴賤位於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稱名不越而天下治矣眞者誠也所以成已而成物也春秋辭術合內外之道也名不正則譏之貶之國氏人名字子公羊疏書爵書官爵從周也筆則筆削則削使天下後世亂臣賊子懼而後世治矣黜黜爲冥冥無知之民敎以覺之禮以節之節文威儀三千三百荀子注文名從禮也牖民於禮法之中而

民無不善矣發志爲言發言爲名大戴記四代篇故成成舊俗方言委曲期會物名荀子注如定穀實之名則知所以已飢也定草木之名則民知所以已疾也不夭札而登上壽矣名之時義大矣哉及譥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漢書藝文志嗟乎後世名法合爲一科先王制禮之原不以名教而以名刑爲酷吏騰說奸胥舞文殺盜賊非殺人莊子之姦言起而求治安烏可得乎後王欲成名者愼之哉

公羊先師考

西京大儒傳習淵原史記漢書儒林傳序之綦詳嗣後序錄家亦無異論惟公羊傳則後人有胡毋生董仲舒爲公羊高五傳弟子之說大謬不然矣其說本之戴宏徐彥疏引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徐彥又曰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其言不可信也太史公親見仲舒故曰吾聞之董生其作儒林傳不言子都仲舒之師爲何人蓋不可得而聞矣若子都仲舒爲壽之

弟子太史公豈有不知者哉即班書儒林傳亦不言子都仲舒之師爲壽第云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而已同業者同治公羊之學未嘗云以經傳授董子也陸元朗經典釋文序錄亦無是說也戴宏解疑論本之圖讖乃無稽之談而隋書經籍志公羊疏玉海皆引以爲說不信經史而信圖讖何哉公羊之學與於漢初最著者爲胡毋生董子子都歸老於齊齊之言春秋者不顯董子之弟子遂之者衆故其說大行於世如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皆通顯至大官嬴公授東海孟卿及魯眭宏宏授嚴彭祖顏安樂由是公羊

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及東門雲安樂授淮陽泠豐及淄川任翁豐授大司徒馬宮及琅邪左咸貢禹亦事嬴公而成於眭孟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及疏廣廣事孟卿以授琅邪筦路路及冥都又事顏安樂授大司農孫寶釋文序錄之說如此是前漢時嚴顏之學盛行皆仲舒之學也胡毋生之弟子惟公孫宏一人餘無聞焉爰及東京多治嚴氏春秋見於范書儒林傳者則有丁恭周澤鍾興甄宇樓望程曾六人治顏氏春秋者惟張君夏一人張氏兼說嚴氏冥氏（冥後漢書誤作宜）亦非專治顏氏之學者至於李育雖習公羊然不知其為嚴氏

之學歟顏氏之學歟何休之師則博士羊弼也傳稱休與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則休之學出於李育無所謂嚴氏顏氏矣其爲解詁依胡毋生條例自言多得其正至於嚴顏之學則謂之時加釀嘲辭又曰甚可閔笑然則休之學出於育育之學本之子都矣今之公羊乃齊之公羊非趙之公羊也董子書散佚已久傳於世者僅存殘闕之繁露而其說往往與休說不合繁露之言二端十指亦與條例之三科九旨迥異仲舒推五行災異之說漢書五行志備載焉休之解詁不用董子之說取京房之占其不師仲舒可知矣則其所稱先師者爲胡毋生李育

之徒非仲舒彭祖安樂也是董子之學盛行於前漢寖微於後漢至晉時其學絕矣若夫晉之劉兆王接父子絕無師法合三傳而別一尊不特非非胡毋生董子之學并非公羊高之學也

徐忈仲論語疏證序

敘曰論語疏證者江都徐君忈仲之所著也論語者班固云孔子應荅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齊人所傳謂之齊論魯人所傳謂之魯論出孔子壁中者謂之論語古至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著張侯論最後行於漢代東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立於學官餘家寖微由是齊魯二家之說合而爲一莫能考其孰爲齊孰爲魯矣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今不傳度其

書當如儀禮周禮注明古文今文故書之例亦注齊論作某字魯論作某字論語古作某字也何晏集解篇章既用魯論語二十篇之次第又採鄭說則晏所注之本乃鄭氏學其書正始中盛行於世由是張侯論寖微而齊魯古三家之說合而爲一又不能考其孰爲齊魯孰爲論語古矣嗟乎士處千百年之下安能汲寖微之古義於千百年之上哉自不得不以集解爲主矣疏者以聲音訓故疏明經文如鄭樵所云釋人所不釋者不釋人所釋者何晏集諸家之說義多二創互有得失證者或解訓詁以引申其說或援據他書以證其說之不安此疏證之所爲作也且邢

易正義晚出於世雖間引李充諸人之說然疏於六書失於考訂如鄉黨之執圭既引頫聘之圭璋復雜以天子命圭之文先進於顏淵死據王肅僞作之家語疑伯魚死在顏淵後無學無識殆古所謂俗儒歟皇侃義疏其書久亡今得自足利又屬贋鼎則自蜀譙周以下東西兩晉諸儒之說又絕至於有宋一代竊漢儒仁義禮智之緒餘創爲道學性理之空談其去經旨彌遠明季專尚制義囿於見聞第乞靈於新安幾不知世有平叔更無論矣我

國家

龍興一百五十十二年

崇尚實學

培養人才治古學工文章者炳焉與兩漢同風然多治大經而不治小經若閻若璩四書釋地之作江慎修鄉黨圖考之書一則隨筆漫書一則專詳制度而博綜羣籍專攻全經者則未之有此又疏證之不可不作也乾隆六十年藩駐揚州與徐君親善講習經義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出其書屬藩敘之因述論語源委以釋其著書之意如此昔張侯論出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今當移贈徐君矣

書夏小正後

夏小正大戴記之一篇也宋傅崧卿朱子金履祥皆肄小正至

國朝則有崑圃王氏東原戴氏秋帆畢氏巽軒孔氏皆能抉奧旨通隱義而於篇名小正之義反忽焉說者有曰緹縞傳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緹乃物之微者記動植之微物著名於經爲小正之通例於此發其凡予以本文核之殊不然也其記時有雷雷聞百里聲之大者也俊風俊大也風之大者也霖雨雨三日爲霖雨之大者也記星曰鞠曰參曰斗曰昴曰南門曰大火曰辰星之大者也辰繫於日漢案戶

天象之大者也記動物曰鴈曰鴻曰鷹鴽之大者也
曰俊羔曰馬曰熊羆豹貉曰豺曰麋鹿獸之大者也
曰鮪曰鱓魚之大者也記植物曰桐曰桑木之大者
也記典章曰用暢曰萬用入學曰綏多士女曰祈麥
曰始蠶曰王狩禮樂之大者也小正一篇天象典禮
草木蟲魚鳥獸無所不書焉得云但記動植之微者
乎竊謂小說文解字曰從八丨見而分之八訓爲別
則小字微訓之外又兼分別二義蓋見天象及動植
之物應於時者以十二月分別記之也著見也故曰
以小著名也是小正之小當訓爲分爲別不訓爲微
矣此乃一己之曲說質之禮家未識以爲然否

書阮雲臺尙書性命古訓後

宋儒性命之學自謂直接孔孟心原然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實本李翺復性書以虛無爲指歸乃佛氏之圓覺不援墨而自入於墨矣其謂反求之六經者不式古訓獨騁知識亦我用我法而已與陸子靜六經爲我注脚之言何以異乎葢性有五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陽之施也情有六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哀在下樂在上陰之化也聖人恐陰之疑於陽也制禮樂以節之召誥曰節性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已孝經說曰

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也至於三科之壽命遭命隨命亦稟於天者務仁立義毋諂天以絕命是謂知命之君子此皆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古聖賢性命之說不外是矣後人不求之節性復禮而求之空有云復其性復其初卽法秀時時勤拂拭免使受塵埃偈語之義是不知此義在彼法中已爲下乘今竊其說而津津乎有味言之豈不謬哉雲臺尙書述聖經古訓以詁之使千古沉霾之精義一旦軒露可謂功不在禹下讀是書者勿以躁心乘之勿以舊說汨之盡心以求其蘊存性以致其用大可以探禮樂之原致治平之要小可以進德居業樂行憂違矣

答程在仁書

昨接手書因有事入城不暇裁荅惶悚之至承問居喪稱棘人之說藩以爲不然檜風素冠詩箋云喪禮子爲父父卒爲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蓋時人不能終喪練祭之後卽服吉服詩人之意若曰庶幾得見冠練冠之人以刺當時不能盡禮之人也苟有能盡禮之人則其人必急於哀慼而形貌欒欒然膄瘠矣正義曰棘急也情急哀慼其人必膄此棘人之義也居喪至十三月之後而能哀慼以至形容膄瘠可謂孝子矣今自稱棘人儼然以孝自居可乎不可乎況世俗之訃書門狀皆稱不肖旣稱不肖

矣忽然又稱孝子豈不自相矛盾邪藩謂居倚廬之時稱斬衰或稱在苫既葬之後稱受服期而小祥則稱練大祥則稱縞中月而禫則稱禫然古人居喪本無稱謂但世風日下至於今日何能事事復古哉妄爲此說庶幾不悖於禮經亦可挽世俗相沿之陋習質之足下以爲然否

與伊墨卿太守書

藩在江寧驚悉尊甫歸道山之信抵舍見訃有稽顙拜拜稽顙之文藩作弔入署見門狀亦然心竊疑之及讀閣下所刊陰靜夫先生遺文始知稽顙拜拜稽顙之說出於陰先生葢謂邱瓊山創立訃書妄用泣血於是用檀弓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之文去泣血二字定爲稽顙拜藩謂稽顙拜用之於世俗之謝帖則可用之於訃書門狀則不可何以明之居喪之拜有二一荅賓拜一荅問賜之拜檀弓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鄭君康成注此殷之喪拜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鄭注

此周之喪拜也頎至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也葢賓來
弔則先拜而后稽顙殷禮也周禮則先稽顙而后拜
士喪禮所謂有賓則拜之是也若非來弔之賓但稽
顙而已此荅賓拜也至於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
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者孔穎達正義曰此穆公
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爲其後則當拜今不受其
勸故不拜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爲後也然則重耳
之不拜乃禮文之變非禮之常經矣雜記三年之喪
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鄭注謂受問受賜者
也稽顙而后拜曰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拜此荅問
賜之拜也今之謝帖是荅賓拜也至於出訃書門狀

之時既無弔問之賓又無賜與之事何拜之有𢖍羞
之論呈之閣下乞恕冒昧之罪幸甚

節甫字說

藩弱冠時受易漢學於元和通儒艮庭徵君始知六日七分消息升降之變互卦爻辰納甲之說迄今三十年矣藩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嘉慶十五年符大衍之日十辰十二星二十八之數先儒云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因創爲大衍四象之法以作八卦卦扐之術協假年之文乃擇元日令辰啟櫝出筮而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尚辭尚變尚占尚象得失吉凶知來藏往惟爾有神受命如嚮得坎之節本漢儒之義而爲之說曰坎之初爻習坎入于坎窞凶窞坎中小坎也則五十年爲重坎之象入窞

坎之內所以身處蓬戶辱在泥塗如蛇之蟠於淖獸之困於檻矣處重險之中思動而出險見異物而遷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然不免於飢寒且動輒得咎幾蹈於阽危是欲被文繡食粱齒肥反不若衣袒褐啥菽飲水之爲得也變而之節節止也今而後其出坎而知所止乎節之爻辭曰不出戶庭无咎泰三之五泰坤爲戶初應四四互艮艮爲庭卦體自二至四又互震震爲出得位應四故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坎爲通二變坤坤土爲塞當位宜守坤塞不中正不可求坎通止之象也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君子知通塞之有時戒愼密以自惕可以无咎矣繫辭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自茲以往知悔而善補過不可纖介不正而使悔吝爲賊焉嗟乎今世之人舉孝廉策科甲紫其綬而丹其轂者豈盡瞻知之人哉亦時之通塞而已通則可爲塞則不可爲知塞而爲不可爲不知止也揚子曰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知言哉此揚子之所以守元而不尚白也藩竊比揚子之元守先師所傳之經爲章句之徒抱一藝以終老於家可謂居而安樂而玩者夫因自號節甫泊如也

隸經文卷第四

隸經文四卷甘泉江鄭堂先生撰先生受學於元和
惠氏博綜羣經尤深漢詁凡單辭奧義皆能旁推交
通以得其說無膠執讖緯之弊有翼輔馬鄭之功近
日通儒舍先生其誰哉蘭辱先生交厚且服膺是書
乃與曾君勉士校而刻之兩月而功畢初先生著漢
學師承記八卷於
國朝經學淵源靡不綜貫而阮儀徵公又欲萃
國朝經說條繫之爲
大清經解一書以屬先生先生今年六十有一矣矍
鑠健飯揆諸申公伏生之年正未有艾蘭將企踵以
望其成也道光元年九月嘉應吳蘭修跋

續隸經文

甘泉江藩著

顧命康王之誥辨

天子之禮與大夫士不同禮經殘缺其詳不可得聞矣惟顧命報告之儀文具見于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兩漢儒者深究禮經不爲異說卽王肅之徒亦不敢任意偝經至宋時乃有蘇軾者不習禮儀不明古義妄謂之失禮於是俗儒訾議之說紛如聚訟焉其說有五一謂世子當在內養疾不當遠處南門之外艮庭先生曰世子葢以王未疾時奉使而出如鄭君注无逸云武丁時爲太子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是

則太子亦有時奉君命而出者惟是康王之奉使經末有明文爾僞孔傳以爲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寢門外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案王崩而太子遂居翼室爲喪主未嘗不尊何必出之故逆之乃成其尊乎且路寢門外正朝所在羣臣當有在焉虎賁守王宮大喪則守王門蓋在其外逆者自內而出迎豈容自外操戈而入內乎經所謂南門非路寢門也經言逆于南門之外其逆之遠近無文蓋世子出使而反自遠而漸近逆者自南門趨之既接見遂衛之而入自南門南門蓋外朝之外門所謂臯門也安得以爲路寢門乎且據上文王命羣臣時世

子實不在左右僞孔曲說非也先生不闕宋元以後諸人之說但駁僞孔而諸人之狂喙亦息矣一謂顧命狄設黼扆綴衣以下乃踰年即位之事此顧君炎武因蘇軾注而爲調人之說也艮庭先生駁之曰天子七月而葬葬則有謚成王以四月崩踰年則葬而再閱月矣何下文猶稱新陟王乎且先王之顧命不宜遲之踰年而後傳于嗣王丁卯命作册度必不踰年而始傳顧命矣推顧氏之意以陳設華美非初喪所宜故有是說曾不思周禮天府職有大喪陳寶器之文典路職有大喪出路之文乎則周公之制固然也顧氏豈不信周禮爲周公作乎不然何疑乎此篇

耶藩謂仍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也仍几陳寶出路皆
爲死者而設非謂生者也一謂若非踰年卽位則康
王當稱子不當稱王公羊文九年傳曰天子三年然
後稱王白虎通曰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踰年稱
公矣子謂天子諸侯未卽位皆稱子故顧命篇曰眇
眇予末小子康王之誥曰無遺鞠子羞此稱子之明
證稱子者未卽位自稱子謙辭也若臣下則緣不可
一日無君之義仍稱王矣且不敢以王之謙辭直稱
之也故康王之誥曰今王敬之哉至於王麻冕黼裳
御王册命王再拜興王三宿王答拜等辭乃史臣于
王卽位之後追記之辭耳卽在未卽位之前亦豈敢

以王自稱之謙辭直書于册耶不特此也顧命曰逆
子釗於南門之外者此必成王之命命太保逆康王
故稱名加子字于上者明天子未郎位當稱子也康
王之誥惟予一人釗報誥此爲報誥之儀文不自稱
子者對庶邦侯甸男衛隱然尸天子位故變文稱予
一人不稱朕者尸位之謙辭若踰年郎位則稱朕矣
稱名者在喪稱名猶之夫在喪稱子也孔子作春秋
書名之例葢本諸此篇是則康王實未郎位未敢當
王稱後人不能悉心熟讀本文乃大肆厥詞何哉一
謂禮喪三年不祭以祭爲非禮顧命曰諸侯出廟門
俟艮庭先生曰諸侯實出畢門言廟門者以殯所在

神之故謂之廟或問曰僖八年傳凡夫人不殯于廟則弗致以正禮當殯于廟又僖三十二年傳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曲沃晉宗廟所在是亦殯于廟者若殯于廟則出自殯宮出自廟門乃不以廟門爲宗廟之門而云賓出畢門何也答曰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則周之不殯于廟禮有明文矣此經上文明言畢門之內畢門即路門也則殯在路寢明矣雜記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鄭注云廟所殯宮是亦謂殯所爲廟與此經云廟門同誼若左傳不殯于廟則弗致者鄭君以爲春秋變周之文从殷之質故不同也其晉文公殯于曲沃則是衰世大國不

遵周制者不可據以爲正案鄭志趙商問周朝而遂
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
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異未通其說鄭君答曰葬
乃朝廟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
不合當解傳爾不得難經然則此言廟門自是畢門
安得據春秋時事以相難乎藩謂經文乙丑王崩以
下無殯于廟之事所謂三莤三祭三咤卽在西堂䕶
前如士喪禮之奠而已何嘗祭于廟哉一謂成王崩
未葬君臣皆冕服爲非禮當以喪服受顧命引曾子
問孔子曰將冠子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
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

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又引左傳鄭子皮如晉以幣行事謂康王不當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此蘇軾之言也葢以康王成服之後易嘉服受顧命見諸侯爲失禮夫康王受天命爲天子承文武之大業受陟王之付託若不易吉服以受命見庶邦侯甸男衛以報誥是爲不敬天不尊祖矣易吉之制乃喪禮中之吉禮也考周禮冕服九章次八曰黼禮器曰天子龍袞諸侯黼康王麻冕黼裳降服諸侯之服以明居喪變吉當服次八之章也卿士邦君服蟻裳鄭君注蟻謂色元也太保太史太宗服彤裳彤裳纁裳也九章之服皆有文蟻裳無文故但言色禮士元

衣纁裳亦無彣故但言纁也蛾裳纁裳皆無文是周
制此二服特爲顧命及踰年卽位而制也蛾裳無文
可證然太保等降服士服則卿士邦君之服又降太
保太史太宗一等矣且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
社稷則越紼行事服衮冕矣何有于黼裳乎軾云使
周公在必不爲此是不知顧命時召公尙在也召公
親見武周定禮召公賢臣敢悖經國之憲章哉又引
曾子問云云此乃大夫士之禮不可以上通于天子
至左傳子皮如晉事爲諸侯朝聘之禮亦非天子之
禮也善乎朱子之言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
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也之語如伊尹元祀十二月

朔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即位行
册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葢易
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斯言可謂通儒之論
矣或謂不當引僞古文以爲證然以今之古文爲僞
發端於朱子朱子豈不知之是說乃答潘時舉之問
偶不記憶姑舉此以答之耳況僞書亦有所本非凡
說也惟是蔡沈不承師學妄引蘇軾之注以誣康王
召公則沈不獨爲朱子之罪人且爲聖門之罪人矣
公羊桓元年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
如其意也何注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
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此言踰年

卽位之禮易吉服以謁宗廟然後見羣臣事畢反服受服非顧命報誥之禮也於此可知天子卽位之禮亦下同于諸侯矣是天子三年喪中易吉服之禮有三越紼行事一也顧命報誥二也卽位先謁宗廟見羣臣三也因論顧命之制附識于此

尚書今古文辨

書有今文古文僞古文　國朝諸儒辯之詳矣惟今古文之別及今文古文二家之異與同其辯論則有未盡者予以已意斷之而爲之說焉當秦燔書濟南伏生收拾燼餘得書二十八篇漢興作大傳以教于齊魯之間生爲秦博士隸書始于秦時生以隸書書之今文者隸書也漢書藝文志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皆古字也古文者篆書也所謂古今文者乃篆隸之別經文無異同也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蓋安國不能盡識古文奇字乃以伏生隸書經文

對讀古文而知某字爲某字是可知今古文之經文無異同矣安國上古文遭巫蠱事未及施行臧于秘府名中古文中秘所臧故曰中也伏生一傳而爲夏侯都尉及始昌勝建勝爲大夏侯學建爲小夏侯學又一傳爲歐陽和伯和伯受倪寬寬授和伯之子及高地餘政爲歐陽氏學伏生之書一再傳而分爲三家師說已有不同而經文亦復互異於是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自向校定之後今古文合而爲一不知孰爲古文孰爲今文矣而近日儒生辯某句爲今文某句爲古文何所據而云然哉西京赤眉亂後秘府典籍無存杜林于西州得桼書

古文尚書一卷所謂桼書者如蘭臺桼書之類即中古文非古文之外别有桼書古文也第其書爲安國之本歟抑爲更生校定之本歟不可考矣古今文二家之說見於五經異義諸書者是無疑義然亦不能確鑿言之也竊謂伏生之說乃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其原必出于齊之椒下生與古文家說當無異辭史記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是時課弟子惟用今文則安國先通今文後得古文以今文字讀之則其說亦本椒下生與伏生不甚相遠而今文家之倪寬又受業于安國則寬之弟子門人所謂歐陽氏學者未必盡今文家說也夏侯勝傳勝從子建自師事

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說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據此則大夏侯之學謹守師承而小夏侯之學失其師法其學不但合今古文爲一且雜以諸儒之說矣今文之學惟大傳僅存千百之什一如今文之大小夏侯歐陽氏古文之膠東庸生淸河胡常諸儒之說皆亡後漢初杜伯山得桼書授衛宏徐巡於是宏作訓旨蓋豫作雜記則今所傳賈徽父子馬融鄭康成盧植之說皆本杜林豈盡出于安國乎後漢書盧植傳云少與康成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作尚書章

句是馬鄭盧三家之說或取今文及夏侯歐陽之說或取古文及都尉朝倪寬諸儒之說爲一家之學其書不傳其文散見於羣籍者又安能辯其此爲古文家此爲今文家乎近日儒生斷斷然辯之曰此今文家說此古文家說又何所據而云然哉若夫杜林逸書則諸儒但習句讀不爲解義然安國所上之書雖不爲訓詁其授都尉朝諸弟子者必逐𠡠下生之說而著之竹帛焉意者漢時今文立于學官置博士弟子員傳習者多古文不列于學傳習者少至漢末而孔氏之書亡矣故馬融書序云絕無師說而鄭君因無師說亦不作注也至晉永嘉之亂今古文皆亡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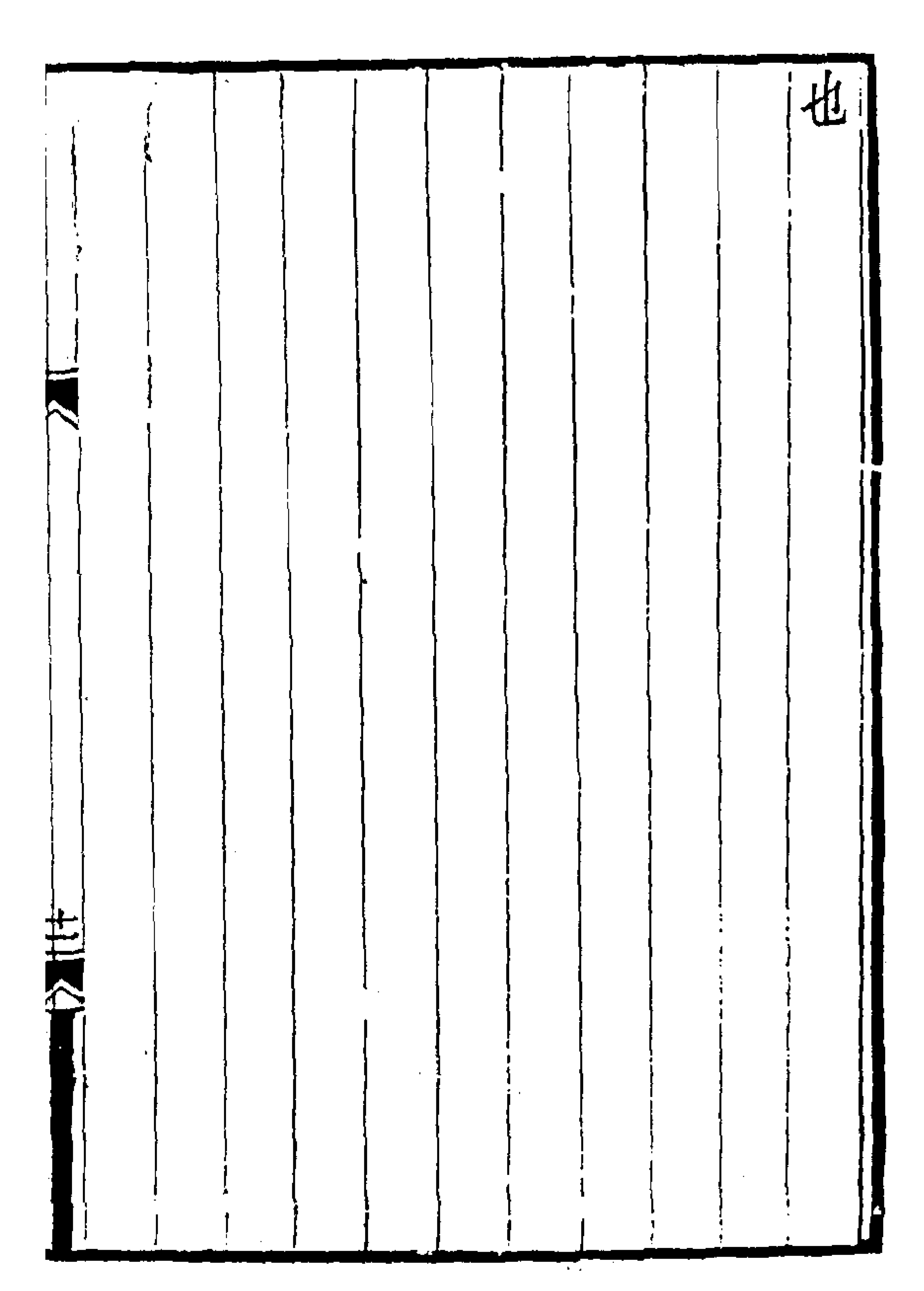
字鄭注所以梅賾敢上僞書若古文尚在賾亦不能
作僞而南朝士大夫亦不信其說矣今古文二家之
學小夏侯合古文及諸儒之說已非今文之舊至馬
鄭之學又合二漢諸家之說今古雜糅烏能條分縷
析耶

書書叙後

書叙百篇今所傳者僞孔本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叙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是叙爲孔子所箸矣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訖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此雖緯書之說然先儒亦取之且張霸僞造百兩篇篇數與百二篇同在霸時緯學不顯而霸不爲百篇而爲百二篇是必本先儒之說以作僞其不出於緯明矣竊謂書實百二篇名百篇者舉成數也今古文皆出秭下生伏書無叙生年老遺忘耳考漢

書律厤志引三統厤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孔頴逹書正義引此文策下有書字據此則畢命豐刑乃同日命作是書有豐刑一篇劉歆親見古文故引此以正厤也康成鄭君注畢命叙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此叙相應非也葢康成所有逸書內又亡畢命一篇時人以冊命霍侯事爲畢命是以鄭君辯之曰與此叙不相應非也然則畢命之外有冊命霍侯一篇矣今書叙鈌豐刑及冊命霍侯之文所以止有百篇爾百篇之外益以豐刑冊命霍侯二篇適符百二篇之數是書實百二篇

也



原命解

尚書叙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僞孔傳原臣名原命伊陟二篇皆亡正義曰言太戊贊於伊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大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爲文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冏命畢命也案今之書序乃僞孔本與史記不同殷本紀曰伊陟贊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大戊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子長所記之文孔安國古文說也魏晉時王肅造僞說爲尚書注以攻康成皇甫謐作帝王世記用僞說以攻

子長所以僞古文敘說刪去作太戊一句而以伊陟原命爲二篇以合百篇之數艮庭先生駮之曰據史記言伊陟讓作原命則伊陟非書篇名此特原命一篇之敘爾漢書司馬子長嘗從安國問古文尙書故史記所載尙書多古文說然則子長必親見原命篇文矣云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必依此篇經文爲說則可知無伊陟篇目矣蓋俗儒誤闕太戊一篇因增伊陟之目以足百篇之數先生之說可謂確不可易矣又曰贊伊陟者命伊陟也伊陟謙讓不敢受命因再命之故曰原命原之言再也馬融以爲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豈其

然乎是說竊以爲不然馬融注見史記集解原臣名者生號也記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正義云冠字者人年二十有爲人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諡周道也自殷以爲字不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以殷尚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別諡堯舜禹湯之例是也蓋伊陟相大戊贊巫咸治王家能原禹湯之道俾天下乂安弗敢以陟爲臣而呼其名乃易陟爲原生以原爲號死以原爲諡古人名號無別名卽號也堯名也舜名也以此推之禹湯皆

名矣周禮冢人詔其號註謂謚號蓋周以前尙質不
曰謚曰號白虎通曰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
曰舜是堯舜又爲謚矣即孔疏所謂因上世之生號
陳之爲死謚是也以此推之則禹湯亦謚矣馬融以
原爲臣名即此誼也其說必本諸伏孔似未可以意
說非之先生謂謚法作于周公而翼善傳聖謚曰堯
仁聖盛明謚曰舜謚法解無此文又僞孔傳亦以原
爲臣名遂不信生以爲名死以爲謚之誼故訓原爲
再矣然班固謂堯舜爲謚今逸周書無此文安知非
缺文耶或孟堅别有所據亦未可知也且書之說命
畢命微子之命冏命皆以名爲篇名以再命名篇無

此例也先生之學疏通知遠遠紹孔鄭固無可議此乃千慮之一失耳

用然後郊解

春秋桓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何邵公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得譏小也又夕牲告牷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解云言古禮郊之前日午后陳其牲物告牲之牷于后稷則知此經宜云九月用辛丑郊傳文或曰用然後郊句注文既晦疏解

亦略讀者難通今爲之解曰九月郊失禮也故曰用不宜用也又引或曰一說者申明前說惟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爲異義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者魯之郊必先有事於泮宮郊之前一日存后稷之神於泮宮也存神者求神也如廟祭之祝祭于祊是已詩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郊特牲曰索祭祝于祊索求也索祭者求神之祭也郊大事也求神小事也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曰猶者何通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卜郊不從乃免牲不爲失禮既不郊矣則三望之祭亦可已也此譏小不譏大八九月郊大悖禮

矣求神亦悖禮矣故曰言用小大盡譏之又曰知郊不得譏小也傳文若曰用者不特用九月辛丑爲悖禮卽辛丑前一日用求神之禮亦悖矣然後者承前一日之轉詞也又夕牲告牷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者夕牲告牷卽求神也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帝牛稷牛也宜三年公羊傳云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視此二牛卽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也求神之牛牛人職之求牛鄭司農注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又充人展牲則告牷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牷告展牲者也元謂展牲者

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所謂告充者告牷牲之充備肥腯故屬充人也尙書微子竊神祇之義牷牲周禮犬人疏引鄭注曰義純也牷體完具說文牷牛純色葢牷有純誼單言牷可兼純毛體完二誼言義牷則分兩解矣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葢士禮舉尾以告備郊禘之禮則用毛血以告牷矣此用求牛存神以帝稷二牛之毛血告充於郊宮爾後漢書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故徐疏云古禮郊之前日午后陳其牲物也後漢書注郊儀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衆官悉至壇東就位太

祝吏牽牲入到㮛麖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腯令繞牲舉手曰充太史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座前一奠太祖座前此鄭君所謂若今夕牲也漢時制禮皆用古制而酌定之所以鄭何二君每舉漢法以況之矣古禮告牷于郊宫漢制告牷于壇爲不同耳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者或曰一說謂夕牲在郊之前一日而用字大小盡譏之經文當作用辛丑郊用在日上則大小盡譏之例明用在日下則疑于譏大不譏小矣是以疏云經宜云九月用辛丑郊也古傳注之難讀如此讀者烏可以躁心乘之哉